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冀中國男足再闖世界盃

冀日子過得真快，還有91日就是大家引頸以待的「東京奧運」開幕禮，但直到今天，其實還有很多運動員仍在積極爭取這屆奧運入場券，希望能最後衝刺踏上夢寐以求的國際舞台。

日前中國女足在蘇州奧林匹克體育中心主場迎戰韓國女足的奧運預賽附加賽第二回合比賽中，王霜在補時階段射入決定性的一球，協助中國女足以主客兩回合比賽中，以總比分4:3戰勝韓國，再次奪得東京奧運會入場券。根據央視記者所述，當晚比賽電視收視非常高，達到2,000萬的觀眾收看中國隊打入奧運；其實在中國，足球節目有一定觀眾，這一場中韓賽事，是疫情之後中國足球的首次國際性賽事，也許是中國球迷「餓波」太久，又也許是大家都留家抗疫，令是次電視轉播的收視成績如此正面。

回到「貼地」的問題，這次中國主場奧運預賽因着疫情也是面對了重重難關：運動員入境、檢疫、交通安排、住宿、交通要從上海機場專車直達蘇州點對點接送等等，一場比賽已經這麼繁複，而接下來由5月30日至6月15日更是男足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分組賽40強賽事，看來防疫方面得更為小心了。

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分組賽共分8組，中國被編在A組，同組有關島、馬爾代夫、菲律賓及敘利亞4隊，每組第一名可以直接出線亞洲12強，第二名則需要與各組第二名

的成績作比較，而最高成績的頭4名也可以入12強。

中國主場與A組4隊在蘇州爭奪進軍世界盃決賽周資格，縱看歷史，除了在2002年因日本、韓國主辦世界盃不用參與外圍賽，令亞洲區有多兩個名額使中國沒有日韓之爭外圍賽而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外，中國好像鮮有機會進軍世界盃決賽周。有時我真的不明白，中國14億人口，要找十幾個或訓練十幾個比較擅長踢足球的足球員真的這麼艱難嗎？我們已經不是要跟世界級比較，只在亞洲區內都已經這麼吃力，論身形、體力也應該不會遜於日本韓國吧？然而歷史告訴我們，韓國於2002年日韓世界盃得第四名，此外每一屆也能打進世界盃決賽周；而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才積極發展足球，也能每一屆打進世界盃決賽周，反觀在奧運獎牌榜上被稱為亞洲體育王國的中國，次次都於世界盃決賽周外望門興嘆。查看原因，卻也發現並不是國家或者球會不積極發展足球，中超各隊也積極聘請世界級球員助陣，希望藉着這班國際級球星能提高中國球員水平，同時又聘請世界級的教練訓練球員，奈何這種種的努力總是不能反映在成績上。

目前中國隊於2022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A組，兩勝一和一負得7分，排行第二，成績可謂不過不失，希望不要等到2026年待世界盃決賽周增加至48隊（目前決賽周32隊），亞洲區增加至8個席位，中國才因而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吧。

方寸不亂
方芳

非一般長者

80多歲的獨身姑母，說要跟侄子開個聯名戶口，就是擔心自己年事已高，萬一哪一天突然腦退化，不能處理好自己的財政，養老無着。

是否老了就一定沒有能力處理財政？也不盡然，但肯定風險相對高，科技日新月異，老人家的腦子追不上高新科技，受騙機會也愈來愈多。

不同層面的長者，可能有不同的處理手法，錢不多的長者多依靠後輩；錢較多而性格又強的長者，不容易假手於人。

最近一名90歲婆婆被假冒的「內地公安」的騙徒騙走共約2.5億港元款項，成為歷年涉及最高金額的假冒內地官員電話騙案。坊間嘩然，能操控2.5億資金周轉的90歲婆婆，也是非一般長者了；況且，有受害人家傭向其家人反映，竟又未能跟進阻截，不是很匪夷所思嗎？

騙徒是掌握了一般人急於「洗脫嫌疑」的心理狀況，又掌握了受害人的個人資料，令對方信以為真。其實，只要明白，你網上購物、訂場、訂票，使用信用卡，個人資料已不是什麼秘密，歹徒知曉你的個人資料非難事。

家人曾接過不少詐騙電話，有冒充財務公司、送遞公司、內地執法機構，林林總總，最近又有「香港行政法院傳票」……因為沒有其事，心安也沒有理會，也就不了了之。

因為文化背景關係，長居香港的人，對所謂「公安調查」，一般沒有太多的感覺，更不會恐懼；反而是新移民或與內地有生意往來的人，對所謂「內地公安」聯想較多，容易上鉤受騙。

面對這些詐騙電話，首要辨識香港政府機構及公營機構，不會以非粵語作為第一語言；另以轉賬付款方式去證實自己的清白，不成道理；你要透露銀行戶口與密碼，更是無理要求。

當太多「無理」包圍你的時候，停一停，諒一諒，是否「成理」呢？這停一停，可能就此避過一騙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世上最美的綠葉——紀念英王夫

以前我對英國王夫菲臘親王（Prince Philip）的印象僅有三點：第一，他在1959年3月單獨訪港3天，主持伊利沙伯醫院奠基儀式，代表英女王將香港盾徽授予香港，即英屬香港旗上的龍獅勳章。僅僅訪港3天期間，他親自拜訪新界鄉紳，贈送印有英國皇家徽章的大雪茄。

有關此美談，在新界原居民60多歲以上的某些鄉紳仍然清晰記得：「小時候見過爺爺有好大好長的雪茄，像一個茶几這麼長的，上面印有英國皇家徽章，爺爺分贈親戚好友。」

我曾見過這一張相片，英俊高大的王夫雙手捧着雪茄盒分送給4位鄉紳，那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長掛的前清秀才李仲莊代表接受，地點有的說在粉嶺李仲莊三棟屋別墅，有的說在大埔新界理民府；拙書《被忽略的主角》第90頁印有此插圖。

而我對他第二個印象是，他經常肆無忌憚地，率性而講一些黑色笑話，有時嘲人、有時自嘲。因他擁有頂級尊貴身份，沒有人敢生他的氣，他也不怕得罪人！第三是，記得

（也許記錯）在我小時候曾看過一篇文章，說：「王夫跟性感小貓碧姬芭鐸有過一段情……」該作者還分析理據證明此言不虛：「他們兩人年紀相近，都注重環保、愛護野生動物等。在某個愛護野生動物協會裏，親王是主席，而性感小貓碧姬芭鐸是副主席等等」

婚姻，改變了他的一生，而英國君主制度也因為他而更穩定了。作者供圖

捉影。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名超級軟飯王，一位入贅英國王家的幸運男子。如此而已！

隨着本月9日他去世的消息後，有關他的生平故事，一生的志業與事功，媒體報道鋪天蓋地而來，我這才開始欣賞他英俊的儀表、迷人的笑靨，佩服這位王夫的人品；深覺以前對他膚淺的印象，只顯自己的無知和感內疚！

從本月17日他的葬禮來看，他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軍人，靈柩上覆蓋着有希臘和丹麥圖案的旗幟，擺放一頂海軍的軍帽，一把軍人的佩劍，一束由妻子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選定的潔白的花朵。僅29位至親加1位紅顏知己相送，聖詩歌聲幽幽響起，溫莎堡聖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瀰漫着哀而不傷的氣氛。

這一位丹麥和希臘的王子，在襁褓、童年、少年的生活，顛沛流離，寄人籬下，輾轉在德國、法國、英國之間，學校放假，同學都回家了，只有他不知道去哪裏？他在學校登記的地址是，沒有固定居所。

可以說，他與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結婚後，才擁有了自己真正的一個家。只有失去，才知道什麼叫得到，只有曾經一無所有，才懂得珍惜現在的所有。

他用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據白金漢宮統計，65年間，他參加的王室活動有22,219場，相當於平均每年出席371場，他單獨完成海外訪問637次，發表演說超過5,000次，贊助700多家機構。

中國人講「蓋棺定論」，我說，他是一名軍人，軍人天職就是「效忠」，他的確為愛妻英女王，為英國一生盡忠職守。



●菲臘親王與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結婚，改變了他的一生，而英國君主制度也因為他而更穩定了。作者供圖

虎媽與嬌子

她說嚴格管教兒子，有她的苦衷。

18歲那年愛上同班男生，在父母反對之下結了婚，兒子出生後發覺丈夫天天夜蒲打機而又好賭成性，不到20歲就分了手。

由於丈夫婚前婚後判若兩人，害她對男人失去信心，就發誓從此獨身了；得到父母諒解和經濟支援之下，下定決心發債進修，考上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便自食其力全心撫養教育兒子。

兒子讀中學時已託好外國那邊的摯友照顧，安排他到國際學校寄宿，讓他在一個比香港更安靜的環境學習，主要是不想兒子受到父親的滋擾和影響。每年只在假期百忙中探探兒子，母子見面不多，兒子到了18歲，憑着手機之便，母子通話才開始多起來。

堅信有了學問才有豐富的人生，一直便着緊兒子的功課。兒子說話少，她說話多，大概每次不忘鞭撻，急於望子成龍，語氣過於嚴厲，兒子有天忽然在手機上說話多到教她這個母親震撼。

她兒子對朋友說出以下留言：媽，你從來只會問我成績，叫我用功，用功用功，一千次，一萬次，都說同樣的話，難道除了讀書就不

可以問我一句感情的事，讀書比親情來得重要嗎？就算有天我也做了博士，我成功了，你滿意了，家裏有了兩個博士，沒有親情，人生又有什麼意義？

媽，我需要親情啊，需要你的關心，問一句我的近況，問我活得是否開心，我煩惱時，好給我一點安慰，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期望，可是，我自小失去父親，竟連起碼的母愛都得不到……

你怎麼從來不關心我感情的事，可知道我失戀兩年，隱藏在內心的痛苦，從未對人傾訴過，就是想得到母親的一點安慰都不容易……做夢都想不到，兒子對親情的理解，原來只寄望於他自己心目中的「母愛」，而且接近成年還脫不了嬰兒哺乳時期心態在戀愛。這個博士母親彷徨了。



●望「虎」成龍？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榮拉

噴水池裏的花

我看，把最馨香的香氣送給我聞。我心軟地投降：好，就是這裏。

上一次是為窗外的大樹開花傾倒決定購房，這回是為生機盎然的鮮花換一間有露台的新居。噴水池對我不具特別強大吸引力，我卻遇見池中有一朵粉紅色花在游泳。飄浮水裏的花，沒露萎靡之狀，彷彿在享受水的浮力，上下浮沉間，縱然是一朵掉落下來的花，姿態照樣美好猶如綻開時。

那麼早過來看新房子，因為距離舊居不到500公尺。我們走路過來。房屋仲介略吃驚，聲音調高了些：「走路？」

住在四季都是夏的檳城人，無論到哪兒，習慣開車直抵門口，儘管路途距離甚近，也要先享受一下車內冷氣。常年陽光如熾，氣候炎熱讓人走幾步路便汗如雨下，全身黏濕不舒服，這使走路變成不是享受。

但我總嫌不環保。有時間走路，一般不敢動開車。況且這是一段就算步行，距離也不過5分鐘左右的路程。

目的是來看房子。喜花愛樹的人，踏步進來，一見花樹豐盛飽滿的園子便心生歡喜。

我們先散個步吧。跟陌生的仲介要求。

好呀。年輕男生倒不計較，還給我點讚：清晨走走挺好的。

陽光下噴水池往上噴的水有七彩的幻影，像一條會竄動的彩虹。剛往上竄即刻又往下流，周邊每棵花樹都在綻放鮮花的努力姿態，叫散步的人已經夠慢的腳步，禁不住再緩了些。

有些花認識，有些花陌生，都約好在這段時間一起盛放，若非心無掛礙的朝陽明朗朗告訴所有花兒一事：開花的時間到了，你們盡情吐放吧。那麼它們就是為了誘惑我住進來而綻開給我看的。

地上樹上不同種類不同顏色的花，在和煦的陽光照耀得明媚的園子裏，繽紛燦爛喧囂熙攘競相盛開。姹紫嫣紅的光彩肯定將把我未來每一天晨運時間，點綴成美好爛漫的幸福時光。

閒閒走了一圈，每朵鮮妍悅目的花兒都在朝我微笑，那麼大早就把最靚麗的樣貌亮給

春天是暖和的，沒帶外套和大衣就過來，全身被吹過的寒風拂得顫抖時，我身邊左右兩排大樹，毫不在乎刺骨的風，酷寒中仍淡定自若綻放着和校園裏走過的學生們一樣絢麗璀璨的青春美好。一起去開會的香港作家看我的表情，問我，你是不是很冷？他還示意要把外套借我。我臉上佯作泰然，沒事沒事。其實放在牛仔褲裏的手指頭在發抖。

為了表示無事，我問他這什麼花呀好漂亮！洋紫荊。他想也不想就回答。

那是我首次在廣州看見那麼多洋紫荊，一定是暨南大學刻意栽種要把春天的氣息散發在校園裏，就在南湖畔。當時住在湖邊的交流中心酒店。每天去開會、吃飯，都要在洋紫荊花下走。暨南大學校園變成心中的洋紫荊公園了。到後來了，2019年吧，我在香港也看過的。那個地方叫九龍公園。不是刻意去的景點，無意中經過，很多外國女傭在用餐，像野餐一樣，就在樹下、花叢旁，吱吱喳喳像鳥兒群聚，邊聊天邊吃，不理會有人走過。那是同鄉在說家鄉話的時間，珍貴因此珍惜吧。

這裏天氣酷熱得噴水池的水也出現了彩虹，散步的人更是汗流浹背，洋紫荊照樣展開它的瑰麗絢麗。香港、廣州和檳城，都有洋紫荊，這是之前沒有想過的。只是廣州暨南大學校園裏的花，在回憶裏彷彿更大朵更燦爛，顏色也更鮮艷。也許那是我第一次認識洋紫荊，也許記憶永遠都要比出現在眼前的更瑰麗更絢美。

搬進有花的房子，想起有段文章「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溫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它們開得不茂盛，想起來什麼說什麼，沒有話說時，儘管長着碧葉。你說我在做夢嗎？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

噴水池裏的水，只在早晨噴水，花也喜歡在早上綻放，你若要來的話，選擇清晨時間吧。

翠台客聚
伍呆呆

後疫情時代的旅行

舊時光，便神經質地快樂起來，以至於沉浸在自己的快樂裏而忽略了在登機前必須掃描目的地的二維碼，填寫目前的健康資料。那一刻，別人眼中已經頭頂白髮的中年婦女內心住進了一隻雀躍着的出籠小鳥兒。坐在飛機上自然是亢奮得睡不着覺的，就連往常的航程中那些令人擔憂的氣流顛簸竟然也會讓人感到高興，因為那是長途旅行的標誌。於是，一面在心裏默祈禱平安，一面莫名地偷着樂。

天津與我幾年前看到過的模樣並無不同，唯一兩樣的大抵就是從前走在街邊的人們都很輕鬆隨意，如今卻都戴着口罩，來去匆匆。街頭依舊有着我愛吃的煎餅果子，但再不敢像幾年前一樣恣意地滿街行走，在那些樣貌相差無幾的小店中去尋一檔滋味更好的。末了，還是選擇呆在酒店「搵食」，酒店亦有廚師做的煎餅果子，只是與街頭小店相比，差了那麼一丁點兒的味道。

難得「出籠」，自然是不願意一直呆在狹小的酒店房間裏的，在完成採訪工作之後，便獨自坐車去了酒店附近的李叔同故居。與舊時去

過的文廟一樣，李叔同故居亦是坐落在鬧市區，低矮的老房子，被四周重重疊疊的高樓包圍着，在熾熱的春末的陽光裏，穿行在假山、池塘與桃花、杏樹之間的青磚牆間，體會着杜甫詩中「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鳬飛鶯晚悠悠」的意境，再讀李叔同的文，賞他的字畫，再看他成為弘一大師之後的種種，耳畔回響着他寫的「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曲子，心便不由自主地靜下來，彷彿新冠病毒從來沒有存在過，彷彿這個世界依舊是久遠以前的，有着長亭、古道、芳草的安寧……

至故地遊，自是要拜見老友。與東風大哥夫婦小聚，知他因疫情期间被宅在家中，長時間面對電腦和手機而導致一隻眼睛失明時，被嚇了一跳，談及本呆亦是因此眼睛的近視程度增加了許多，彼此都唏噓不已。

然而，疫情還未真正結束，能夠長途旅行，與老友相聚，已是一種莫大的幸福，倘若還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就是擁有了人生最大的一筆財富。除了珍惜，我們別無選擇。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孝感動天

《你好，李煥英》，乍看名字，平

凡稱呼，觀後